

書 叢 學 文

屍 活

著 泰 斯 爾 托

譯 邨 範 文

社 學 共

共

文

活

Folstoy 著
文範邨 譯

屍

商務印書館發行

活屍 (Live Corpse)

俄國 Tolstoy 原著

英國 Aymer Maude 翻譯

文範邨重譯

登場人物

特阿多哇西利威奇蒲羅達所夫 (費低亞)

愛理莎白安德勒夫娜蒲羅達所夫 (麗莎)

他的妻

米霞 他們的小孩

安娜拍弗羅夫娜 麗莎的母親

莎霞 麗莎的妹尚未嫁人

維多米海晏威奇加勒林

活屍 登場人物

安娜德米特利夫娜加勒林娜 加勒林的母

親

阿伯來可夫公爵

馬霞 流民女兒

伊溫馬加羅威奇

老流民 (Old Sider)

訥斯達西亞伊弗諾夫娜

老流民婦人

馬霞的父和母

軍官

第一流民

第二流民

流民婦人

流民唱歌班

米該爾亞歷山德羅威奇阿弗勒磨夫

斯達克哈夫

巴克威奇

珂羅可夫

費低亞的遊友

伊溫伯特羅威奇亞歷山德羅夫

伯都錫可夫

畫家

阜訥真斯幾

加勒林的書記

阿特米夫

飯店裏密談室的夥計

下等飯店的夥計

下等飯店的掌櫃

巡警

麥爾尼可夫

審問官

書記

傳差

青年律師

伯特魯新

大律師

太太

軍官

法庭雜役

蒲羅達所夫的奶媽

蒲羅達所夫的婢女

阿弗勒磨夫的僕人

加勒林的僕人

活屍 (Live Corpses)

第一幕

第一場

莫斯科的蒲羅達所夫的平房中，布景是一個小飯廳。安娜拍弗羅夫娜，一個肥壯灰髮的婦人，衣服緊貼身體，獨自坐在茶桌邊，桌上放着開水瓶，奶媽手提茶壺進來。

奶媽 我可以有點開水麼？太太！

安娜 好，小孩怎樣了？

奶媽 他不安靜……太太們自己餵自己小孩的奶，是最不好的。她有她的煩惱，小孩就

不得不受。她躺着不睡一夜只是哭的時候，她的奶還成奶麼？

安娜 但是她現在好像心寬了些。

奶媽 心寬了些！不錯！看見她真教人難過。她

正在一邊寫着東西，一邊流淚。

莎霞進來

莎霞 (對着奶媽) 麗莎正找你。

奶媽 我就來，我就來。(出去)

安娜 奶媽說她還在哭……她爲甚麼這樣

制不住自己呢？

莎霞 真是媽，你奇怪麼！一個女子和丈夫分離了，和她的小孩的父親分離了，你還想她

應該冷靜！

安娜 是，不冷靜……但是不分已經分了！

是她的母親，我不但聽我的女兒和她的丈夫離開，我還喜歡她離開，就可見她的丈夫是該走的。無論是誰，離開了那種壞人，只應該歡喜，不應該悲傷。

莎霞 媽，你怎麼這樣說？你知道這話不確，他並不壞——豈但不壞，他簡直是一個奇人，不過弱點罷了。

安娜 不錯，一個奇人——只要他一有了錢在袋子裏——他自己的，或是人家的。

莎霞 媽！他何曾拿過人家的錢來！

安娜 我知道，他拿——他的妻的和拿人家的有何分別？

莎霞 但是他把所有的財產都給他的妻了。
安娜 不消說，他知道不這樣，自己一定要亂用完！

莎霞 亂用不亂用，我只知道做妻的不可離開丈夫，像費低亞那樣的丈夫更是不可。
安娜 依你的意見，她是應該等到他把一切都喪盡，還把他的那個流氓的情婦引進家來纔算麼？

莎霞 他沒有甚麼情婦！

安娜 不幸就在這裏——他好像把你們都

騙了！但是騙不着我！他不願意到我的面前

來！我看穿了他，他自己也知道。若是我是麗

莎，一年前早和他生分了。

莎霞 你真是說得太輕易！

安娜 一點也不輕易。我做娘的，看見我的女

兒離婚，豈是輕易的事。決不是的！但是總比

把青春誤了少好些……唉，我感謝上帝她

到底決心了，就算完了！

莎霞 怕還沒有完罷！

安娜 只要他承認離婚……

莎霞 那有甚麼好處？

安娜 好處就是她還年輕，還可以再過幸福

的日子。

莎霞 媽！聽你說話真是可怕！麗莎是不能愛

別人的。

安娜 她自由了的時候，爲甚麼不能比你的

費低亞高幾千倍的男子多着哩，怕沒有和

麗莎結婚的人不成！

莎霞 這是不對的！我知道你是想着維多加

勒林。

安娜 我爲甚麼不應該想他這十年間都愛

她，她也愛他。

莎霞 是的，但不是當做丈夫愛，他們從小就

是朋友。

安娜 他們的友情我知道的！只要沒有那塊石頭當路！

婢女進來

安娜 甚麼事？

婢女 太太叫人送信給加勒林先生。

安娜 那個太太？

婢女 我家太太，蒲羅達所夫太太。

安娜 哦？

婢女 加勒林先生回信說他就來。

安娜 (驚異的樣子) 我們正說他！我只想不出爲甚麼……(看着莎霞) 你知道麼？

莎霞 我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

安娜 你總是萬事祕密。

莎霞 麗莎會告訴你，她來的時候。

安娜 (搖頭，面對婢女) 水瓶又要熱得了。拿去罷，璫亞霞。

婢女拿水瓶出去

安娜 (對着莎霞，她站起來將要走出去) 我對你說的話一點也不錯，她立刻就叫人請他了。

莎霞 她請他有別的事也難說。

安娜 有何事？

莎霞 這個時候，加勒林和特力弗諾哇奶媽，

她看去都是一樣的。

安娜 哼，你看罷……我還不知道她嗎？她請

他來安慰她。

莎霞 媽！你真是不知道她的，你偏能這樣想。

安娜 好罷，我們看罷……我很喜歡，我真喜歡。
歡。

莎霞 我們看罷！（口裏微微唱着，走出去）

安娜 （一個人，搖頭，口裏喃喃地）好了！好了！

婢女進來

婢 加勒林先生來了。

安娜 哦，請他進來，告訴你太太。

婢女從裏門出去，加勒林進來向着安娜鞠躬。

加勒林 令媛寫信叫我來，我自己也想今晚

來看你的，我很喜歡……令媛好嗎？

安娜 是，她好，但是小孩有點不安靜，她就來了。（用悲慘的口氣說）唉！可憐可憐……你

大概都知道。

加 我知道，我在這裏，你知道的，前天，那封信來的時候，但是萬事都定了，不能挽回麼？

安娜 自然！何待說！再回頭是不能耐的了。

加 這件事恰合着俗話說的「量十回裁一

回」……刀下在痛處是很難受的。

安娜 這是不錯的，但是他們的婚姻早有了破綻，所以分離也是想不到的容易，他也知

道有了過去的事，再回來是做不到的。

加 爲甚麼呢？

安娜 你還希望麼？他做了那許多可怕可厭的事，他自己立誓不回頭，決意丟掉做丈夫的一切權利，放她自由。

加 是，但是，是一個女子結了婚怎麼能自由呢？

安娜 離婚，他承認她離婚，我們也非要他這樣不可。

加 是，但是令媛那樣愛他……

安娜 唉！但是她的愛情受了那樣苦痛也不能不空了，爛醉，欺詐，又不貞不義……誰能

愛這種丈夫？

加 愛情是沒有不能的事。

安娜 你說愛情！但是怎麼能愛那樣人——

一根腐草，不能靠的東西？你不知道怎麼弄到……（回頭看門，慌慌張張的說下去）他

萬事都是昏的，甚麼都當光了，一個用的錢也沒有！他們的叔父纔送了兩千盧布來還他們抵當房子的利息，他就拿了這錢跑了。他的妻拋在家裏，帶上一個病孩子，天天等着他——後來容易得了他，一封信問她要他的衣服和東西！

加 是的，是的，我都知道。

麗莎進來

安娜 維多米海婁威奇（加勒林的敬稱）在

這裏，聽你呼喚來的。

麗莎 多謝你。我想求你幫助我，除了你，我沒

有人可找。

加 只要是我的力量做得到的事……

麗 你都知道了……

加 知道了。

安娜 好，我讓你們談罷。（對莎霞說）來，我們

讓他們談罷。（和莎霞出去）

麗 是他寫信來說，他想萬事都休了……

（極力忍住眼淚）我很痛心……所以……

一句話說，我答應離——我承認他拋棄。

加 你現在很悔恨麼？

麗 是的，我覺得我錯了，我不能做這樣事，無

論怎樣總比和他分離好些。簡單說罷——

我請你給他這封信……請你，維多先生，給

他這封信，告訴他……要他回來。

加 （驚異的樣子）是，但是怎樣？

麗 告訴他說我求他忘記一切，回來。我本來

可以叫人送這信去，但是我知道他：他起念，

和平常的念頭，是正當——但是有人搖動

他，他也可以轉過念來，不做他真要做的事。

加 我總盡我的力。

麗 我求你，你不怪麼？

加 不……但是，老實說，你嚇了我一跳。

麗 但是你不氣我麼？

加 我如何能氣到你來！

麗 我求你因為我知道你關心他。

加 他還有你呵！你知道的，我沒有顧我自己，

我只顧你。我謝你肯託我！我總盡我的力。

麗 我知道……我都告訴你罷。今天我到阿

弗勒磨夫家去，問得他在的地方。我聽說他

跟着流民去了。這是我最怕的。我知道不趕

快止住他，一定被他們拉去——這就是不

得不做的事……你肯去嗎？

加 自然，立刻就去。

麗 請你去罷……找着他，對他說過去的事

都不提了，我只是等他回來。

加 但是我到那裏找他去呢？

麗 他和流民在一處。我親自去過來……我

走到了門口，想把這信送進去，但是我又轉

過念來，決定請你的住址在這裏……那麼，

叫他回來，你說沒有事了……過去的事不

用提了。求你費心，為愛他，為我們的交情。

加 我力量做得到的，無有不做。（行禮退去）

麗 我不能！我不能！無論怎樣總比……我萬

不能！

莎霞進來

莎 你送去了嗎？

麗莎點頭

莎 他答應送去嗎？

麗 自然。

莎 但是你爲甚麼專找着他，我真不解。

麗 還有誰呢？

莎 你不知道他心愛你嗎？

麗 那是死了，過去了，你想我託誰好……你

猜他肯回來麼？

莎 我敢必，因爲……

安娜進來，莎霞不說話。

安娜 維多米海晏威奇呢？

麗 走了。

安 走了！做甚麼？

麗 我請他替我做點事。

安 做事！又來一個祕密！

麗 這不是祕密。我不過請他送封信交到費

低亞的手裏罷了。

安 費低亞？甚麼——送給特阿多，哇西利威

奇（費低亞的敬語）麼？

麗 是的，送給費低亞。

安 我想你們的一切關係都沒有了。

麗 我捨不得他。

安 甚麼？又想回頭嗎？

麗 我想，我試……但是我不能！無論你怎樣，我總是捨不得他。

安 你要叫他回來嗎？

麗 是的。

安 再引那敗家鼠進家麼？

麗 媽，我求你不要這樣說我的丈夫！

安 他從前是你的丈夫。

麗 不，他現在還是我的丈夫。

安 一個敗家子，一個酒徒，一個遊蕩兒……

你還捨不得他！

麗 媽！你爲甚麼傷我的心！你好像存了心的

……你不說這些，我已經够受了。

安 我傷你的心好罷，我出去罷，我不能旁觀。
麗莎不說話

安 我明白了！這正是你想做的——我是你

的眼中釘……我不能過這種日子了，我不

了解你，真新鮮得很——起初你決意和他

分手，忽然又叫愛你的人給他送信……

麗 沒有這樣的事。

安 加勒林曾向你提議……你偏叫他去尋

你的丈夫爲的甚麼故意惹他喫醋嗎？

麗 媽！你說的話真是可怕！請你不要鬧我了！

安 很好！趕你的娘出去，引你的蕩子丈夫進

來……是的是的，我不能再在這裏再見罷，

那麼——我讓你憑你的運命做去；你喜歡怎樣便怎樣！（使力把門一推，退出去）

麗（坐下）算鬧完了！

莎 不打緊……就是這樣，我們慢慢安慰媽罷。

安（走過去）璫亞霞！我的箱子！

莎 媽聽我說！（跟着她出去，一面向麗莎遞了一個眼色。）

（幕下）

第二場

流民住房裏的一間屋，唱歌班正唱「加拿弗那」（歌名）費低亞穿着一件汗衣，斜坐

在軟椅上。阿弗勒磨夫騎在一把椅子上，面對着班長。一個軍官坐在桌子旁邊，桌上放着香檳酒和酒杯，樂師正寫着譜。

阿 費低亞，你想睡麼？

費（起身）不要說話……我們唱一個「不在前夜」罷。

流民頭 這不行，特阿多，哇西利威奇，讓馬霞獨唱罷。

費 好極，再後唱「不在前夜」（又睡下去）

軍官 唱「危急的一刻」

流民 都贊成麼？

阿 唱下去！

軍官 (對樂師說) 你寫下來了沒有?

樂師 做不到!這是一回不同一回……譜也

不同!喂! (叫一個旁觀的流民婦人) 這對不

對? (低吟)

流民 對的,很好!

費 他不行,若是他寫下來,譜進歌劇去,他只

是白糟蹋了……馬霞!你唱起來!唱「危急

的一刻」——拿你的琴,站起來,對她坐下,

看着她的眼睛。

馬霞唱

費 那也是好的!馬霞,你真爽快!再唱「不在

前夜」

阿 不,等着!先唱我的出喪歌……

軍官 爲甚麼出喪?

阿 因爲,我死了的時候……你知道,死了睡

在棺材裏,流民都來了。(你知道我要留遺

囑給我的妻) 他們都一齊唱「我走了一

里的路」……那時我就從棺材裏跳起來!

……你明白了麼? (對樂師說) 你把這個寫

下來罷! (對流民們) 好,唱下去!

流民們唱

阿 你想怎樣……我們再唱「我的勇敢少

年」

流民們唱

阿弗勒磨夫做樣子跳舞。流民們笑，又唱拍手。阿弗勒磨夫坐下唱末尾幾句。

在一個流民叫做加特亞的旁邊坐下。

樂師 這是真簡單，除了韻而外……

流民們 好米該爾，安德勒威奇（阿弗勒磨

費 （擺手，向馬霞走去，坐在她的旁邊的軟

夫的敬稱）他真像一個流民。

椅上）呵！馬霞，馬霞！你怎麼反來覆去玩弄

費 好了，這回唱「不在前夜」

我！

流民們唱

馬 我問你要的東西怎樣了？

費 一點不錯妙極……這些事在何處發生的——這歌裏所說的事呵！真妙……爲甚

費 甚麼東西呢？錢嗎？（從褲袋裏取了些錢

麼人們能這樣的高興，而且裝不住？

出來）在這裏，拿去罷！

樂師 （記譜）是呀！這真是創作！

馬霞笑，拿錢，藏在她胸裏。

費 不是創作——但是實事！

費 （對流民們說）誰能懂得她先爲我開了

阿 （對流民們）算了罷，歇歇氣罷。（拿着琴，

天門，後又問我要錢買香水（對馬霞說）麼，

你一點也不懂得你做的甚麼事！

馬 真是不懂！我懂得我愛一個人的時候，我

就千方百計使我的人歡喜，我唱歌也格外

好些。

費 你愛我不愛？

馬 怪樣子！

費 怪物！（和她接吻）

流民們一個一個走出去，還留下幾對：費低

亞和馬霞，阿弗勒磨夫和加特亞，軍官和曠

霞，樂師寫歌，一個流民亂彈着六絃琴。

費 但是我已結了婚，而且你的唱歌班也不

願意。

馬 我的唱歌班是一件東西，我的心又是一

件東西！我愛我愛的人，我恨我恨的人。

費 呵！這是很好！你說不好嗎？

馬 不消說是很好的——我們有歡樂的客，

大家都歡樂。

流民進來

流民（對費低亞說）有位先生問你。

費 甚麼先生？

流民 我不知道……很濶綽的衣服，穿件黑

貂外套。

費 一個闊人嗎？請他進來罷。（流民退去）

阿 誰到這裏來看你？

費 鬼知道！誰有事找到我來？

加勒林進來到處望。

費 喲！維多！我想不到是你……請脫外套罷！

……甚麼風吹你到這裏來的？來這邊坐，請

你聽「不在前夜」

加 (用法國話說) 我想和你密談。

費 甚麼事呢？

加 (用法國話說) 我從你家來，你的夫人託

我交這封信給你，還有……

費 (接信，拆看，皺眉，親愛的微笑) 我想，加勒

林，你一定知道這信中所說的話了。

加 我知道……而且我想說……

費 等著，請你少微等著！你不要以為我是喝

醉了，我說的話是不負責任的……我一定

負責任！我雖是醉了，但是這件事我看得很

明白……好罷，你受她的託來說甚麼呢？

加 我受了託來找你，告訴你……她……等

着你回去，她望你忘記一切，回去。

費 (看着加勒林的兩眼，靜聽) 但是，我不明

白為甚麼你……

加 愛理莎白，安德勒夫娜 (麗莎的敬稱) 叫

我來，而且請我……

費 所以……

加 但是我要求你，不是專借你的太太的名

義，我自己也是……回家去罷！

費 你是一個比我好的人。(我真胡說，比我

好是很容易的)……我是一個惡棍，你是

一個善——不錯，一個善人……因此我更

不願意翻悔，改變我的決心……不，決不也

不專為這個緣故——但是只為的是我不

能，我不願……我怎麼還能回去呢？

加 現在先到我的屋裏去罷，我可以回覆她

說你明天回去。

費 明天又怎樣呢？……我還是我，至於她——

她(走到桌子邊又喝酒)一回便把牙齒拔

盡是最好的……我不是曾經說過麼？若是

我失了信，他可以趕我，我果是失信了，那麼，

就此完事了。

加 你到完了，她還沒有！

費 這真奇怪，我們離婚，你偏心痛！

加 (要想說話，馬霞來了)

費 (岔開他的話)聽她唱「弗拿克斯」罷……

……馬霞！

流民們都進來

馬 (悄悄地說)歡迎歌，
歡迎歌，
歡迎歌！

費 (笑)歡迎歌……「維多我的上帝米該

爾的兒子」

流民們齊唱迎接和頌揚的歌

加 (踟躇不安的聽了，開口問)我應該賞他

們多少？

費 嗯！賞他們二十五盧布罷！

加勒林賞錢

費 好極了！這回唱「弗拿克斯」

流民們唱

費 （回頭看）加勒林走了……哼，鬼拉去了！

流民們都散去

費 （坐下，挨着馬霞）你知道那人是誰？

馬 我聽過他的名字。

費 他是一個頂好的人！他來拉我回家去看

我的妻。她愛我這種蠢東西，而且看見我在

這裏做的事……

馬 好呀，你真錯了！你應當回去的，你應當憐

憫她纔是。

費 你想我應當麼？哼，我想我不應當。

馬 不消說，若是你不愛她，你就可以不必只

有愛纔能說。

費 你怎麼知道這些事？

馬 我好像不懂得哩！

費 好，你懂得，你就親我一下罷……我們再

唱一回「弗拿克斯」再不唱了。

流民們齊唱

費 呵！真好！若是人不醒起來的……若是人

能這樣死去！

第二幕

(幕下)

第一場

第一幕過後兩禮拜，安娜，拍弗羅夫娜和加勒林坐在麗莎的飯廳裏，莎霞進來。

加 有甚麼消息？

莎 醫生說，目前沒有危險了，只要他不傷風。

安 是的，但是麗莎困極了。

莎 醫生說，那不是真的喉炎，是很輕的病。(

指着籃子) 這是甚麼？

安 葡萄，維多拿來的。

加 你不喫點麼？

莎 是的，她很愛喫葡萄，她的神經興奮極了。

加 自然——兩夜沒有睡，又沒有喫。

莎 你呢，怎樣？

加 一點沒有事。

醫生和麗莎進來

醫 (鄭重的說) 這就是了，他若是醒了，隔半

點鐘換一回，他若是沒有醒，千萬莫驚動他。

喉上是不必塗的，屋子裏要常常保住現在

的溫度纔好。

麗 但是他再咳呢？

醫 大概不咳了，但是若再咳，就用吸入器，再

給他藥麪子喫：早晨一回，夜裏一回，我現在

寫個方子留下罷。

安 先生，你喝茶嗎？

醫 不必了，謝謝你……我的病人還等着我哩。

坐下，莎霞拿紙和墨水來給他。

麗 你斷得定不是喉炎麼？

醫 (微笑)一點不錯！

加 (對麗莎)你喝點茶罷，你肯去睡一會是

更好……你看你的臉色……

麗 呵！我現在又纔算是活起來了，謝謝你，你

真是一個朋友！(緊握着他的手，莎霞氣沖

沖的走開去)我十分感激你，我親愛的朋

友呵！到了這種時候，人纔知……

加 我何曾做了甚麼呢？你真沒有感謝我的理由。

麗 通宵不睡的是誰呢？請頂好的醫生來的是誰呢？

加 米霞脫了險，我已得了十分報酬了，還有你的溫情。

麗 (又緊握着他的手，把她的手裏的錢給他看)這是送醫生的；但是我不知道怎樣送。

加 我也不知道。

安 你們不知道嗎？

麗 怎樣送錢給醫生……他爲我救的比我的性命還重，我却拿錢來酬他！好像很過意不去似的。

安 讓我給他罷。我知道的，容易極了。

醫 (起身，把藥方遞給麗莎) 這藥麵要用開水調好一茶匙……(絮絮叨叨地說)

加勒林坐在桌邊喝茶；莎霞和安娜走到前面來。

莎 我真見不得他們的樣子。她好像是愛上了他是的。

安 咦，這有甚麼可怪的呢？

莎 真是可厭！

醫生向大家行禮退出去，安娜跟着他去。

麗 (對加勒林) 他現在真可愛！他只要少好一點，他就笑起來，就哇哇的說。我要去看他了，但是我又不肯離開你。

加 你還是喝一杯茶，喫些東西好罷。

麗 我此刻甚麼都不想喫。我受了許多苦，現在纔快活了……(嗚嗚的哭)

加 你又來了！你不想你是怎樣的困！

麗 我已快活了……你願意去看看他麼？

加 我還有不願意的？

麗 那麼，你和我來罷。(兩人退下)

安 (回來對莎霞說) 你爲甚麼不快……我

把錢送給他，他收去了。

莎 真可厭！她帶他一塊兒到小孩屋裏去了。

好像他是她的未婚夫或是已婚夫似的：

：

安 和你有甚麼相干呢？你爲甚麼這樣神經

興奮？你自己想嫁他嗎？

莎 我嫁那細棍兒一般的東西？我若是嫁他，

到不如嫁一個一面不相識的路人好了！

種念頭我腦子裏從來沒有起過……我只

是不愛看費低亞去後，麗莎就被一個陌生

人引動了心。

安 不是陌生人，是多年一塊兒玩的老友！

莎 我看他們的笑臉和神氣，我還不懂得他

們是在戀愛狀態中麼？

安 就算是，又有甚麼可驚的呢？他關心她的

小孩，替她分憂，憐惜她，幫助她……她自己

心裏感激，還說一句，她爲甚麼不應當愛，不

應當嫁維多呢？

莎 這就可厭——真可厭。

加勒林和麗莎進來，加勒林默默無言的告

辭，莎霞怒氣沖沖的走開。

麗 (對安娜) 她怎樣的？

安 我真不知道。

麗莎嘆一口氣，不說話。

幕下

第二場

阿弗勒磨夫的室內，幾隻酒杯擺在桌上。阿

弗勒磨夫，費低亞，斯達克哈夫（頭髮蓬蓬

的）巴克威奇（剃得光光的）和珂羅可夫

（一個專門奉承人的清客）坐在一處。

珂 我告訴你，他快要跑出去了。伯爾波亞是

歐洲最好的馬……你們賭不賭？

斯達克哈夫 不要說了，我親愛的朋友……

你很清楚沒有人肯信你的話，也沒有人和

你賭。

珂 我告訴你，你的加突西是不在內的。

二十二

阿 不要再爭罷！讓我來裁判……問費低亞，

他可以說句公正話。

費 兩匹馬都好，只看騎馬的人怎樣。

斯 居舍弗是個頑皮的東西，要常常嚴管住

纔行。

珂 （叫起來）不！

費 等一等——我來替你們斷……誰贏了

莫斯科達比？

珂 他——但是又怎樣呢？這不過是運氣好

罷了。若是克拉克斯不病……（僕人進來）

阿 甚麼事？

僕 有位小姐要會蒲維達所夫先生。

阿 她是甚麼樣子？真是一位小姐麼？

僕 我不知道她的名姓，但是她真是一位小姐。
姐。

斯 她真是個小寶貝呵！她是怎樣唱得好！

阿 又媚！淡扭霞和她！她們昨天和彼得一塊兒唱。

阿 費低亞！一位小姐來看你！

費 （嚇一跳）是誰？

斯 他真是一個行運的東西！

阿 他不知道。

阿 怎麼說？因為姑娘們都和他親熱嗎？這不是甚麼行運的事！

僕 我可以請她進飯廳裏坐嗎？

珂 我不喜歡流氓們——他們沒有一點雅

費 不，等着……我自己去看。

氣。

費低亞和僕人出去。

巴 不對，你不能說這話！

珂 有誰來呢？一定是馬霞。

珂 若是法國婦人我甚麼都不吝惜！

斯 那個馬霞？

阿 是的，我們知道你——和你審美的眼光！

珂 那個流氓女兒，她愛他，和貓兒一樣。

……我去看看到底是誰（退下）

斯 若是馬霞，帶她進來！我們要她唱……不

流民們已不像從前了。淡扭霞——現在——

——呵呀！

巴 我信心他們是一樣的。

斯 是一樣的嗎？他們唱自己專有的歌還唱

客廳裏唱的，也是一樣的麼？

巴 客廳裏唱的歌也有很好的。

珂 我能叫他們唱一個客廳歌和他們自己

的歌完全一樣，你敢和我賭麼？

斯 珂羅可夫動不動就想賭！

阿弗勒磨夫進來。

阿 告訴你們，來的不是馬霞——除了這間

屋他沒有地方請她進來坐，我們都讓開到

球房去罷。（一齊退出）

費低亞和莎霞進來。

莎 （慌亂不安的樣子）費低亞，若是我來使

你不快，請你恕我——但是看上帝的面上，

千萬聽我說的話……（她的聲音發抖）

費低亞在室中走來走去。莎霞坐下，兩眼跟

着他走。

莎 費低亞！回家去！

費 請你聽我，莎霞！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親愛的莎霞！若我是你，我也是一樣的——

——我也是要想法把萬事恢復原狀。但是你

若是我——說起好像很奇怪——你，我親愛的，多情多恨的姑娘，若是處我的地位：……你一定也是要做我所做的事，也是自己跑開去，不再躑躅人家的青春。

莎 躑躅？怎麼說的你以為麗莎沒有你是可以過日子的！

費 唉！莎，我親愛的！親愛的心肝！她能的！她能的她還是可以得幸福——而且比和我在一處更要幸福多了。

莎 決不能！

費 在你看好像是這樣（拉着她的手）……但是你看錯了，第一是我不能……你知道，

人可以把一張厚紙這樣折起來，又再折一百回，都是不會破；但是再這樣一折就成了兩半了……麗莎和我就是這樣。我看着她眼睛；我的心裏十分難受——她也是一樣的，請你信我的話罷！

莎 不！不！

費 你嘴裏雖說「不」，其實你心裏也知道是「是」。

莎 我只能拿我自己來判斷。若是我處她的地位，你拿這話答應我，我真要嚇死了。

費 是的，那是你……（頓住，兩個都興奮了）
莎（起身）非這樣不行嗎？

費 我恐怕是……

莎 費低亞，回去！

費 感謝你，莎霞，我親愛的！你的深情我總是

一生不會忘記……但是，再見了，我親愛的

心肝……讓我和你親一親（親她的額）

莎（感動）不，我不能說再見的話，我不能信，

我也不肯信……費低亞！

費 好請你聽我說！但是你要答應我，我對你

說的話，你不向着別人說纔行，你肯和我結

這個約嗎？

莎 沒有不可以的！

費 好，那麼，我告訴你罷，莎霞……不錯的，我

是她的丈夫，是那小孩兒的父親，但是我是

——一個累贅！請你等着——不要答我的

話……你以為我是妒嫉嗎？決不是的！第一，

我沒有嫉妒的權利；第二，我沒有嫉妒的理

由。維多，加勒林是她的老朋友，也是我的。他

愛她，她也愛他。

莎 不！

費 她是一個正直的貞節的婦人，除了丈夫

之外決不愛他人的。但是她愛，她可以愛他，

只要除去我（指着自己）這個障礙物。所以

我自己把自己除去，他們就快樂了！（他的

聲音發抖）

莎 費低亞，不要這樣說！

費 屢，你也知道這事是真的！我很願意而

且喜歡他們幸福，這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

事。我是不再回去的了，但是我給他們自由

……請你替我告訴他們……不要回答我

了——再見罷！

親她的額，開門送她。

莎 費低亞，——你真是一個奇人！

費 再見罷！再見！（莎霞退去）

費 是的，是的……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按鈴）

僕人進來

費 請你主人來……（僕人退去）……這是

真的——真的。

阿弗勒磨夫進來

費 你來！

阿 你的事都辦好了麼？

費 好極了（唱）「而且她用盡全力立誓：

……」好極了……他們大家在那裏呢？

阿 他們正在打盤球。

費 好——我們也打（又唱）「在這兒，只歇

一會兒……」你來！

（幕下）

第二幕

第一場

阿伯來可夫公爵，一個六十歲的獨身老頭，

滿口鬍子，退隱的軍人，樣子很優雅，有威儀。

但是很沈鬱。安娜，德米特利夫娜，加勒林娜

（維多的母親）一個五十歲的老太太，但是

常想裝年輕，說話時常夾許多法國話。

德米特利夫娜的閒坐室內，裝飾很簡單，陳

列着種種紀念品。

德米特利夫娜正寫字，僕人進來。

僕 阿伯來可夫公爵……

德 哦，可以……（轉身，照鏡子，整理衣服）

阿伯來可夫公爵進來

公 我希望我來不至於勉強你……（親她

的手）

德 你知道你來是無有不歡迎的——今天

更是你得了我的信麼？

公 得了，我的回信就是這句話。

德 呵！我的朋友！我沒有希望了，他完全迷了！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強硬，這樣固執，對

我這樣無慈悲，這樣冷淡。自從那婦人把她

丈夫逼走以後，他完全變了一個人了！

公 到底怎樣一回事？這事的原委呢？

德 他想和她結婚，甚麼都不顧。

公 那嗎？她的丈夫怎樣辦呢？

德 他承認離婚了。

公 呵呀！

德 而且他，維多自己也干與這事，還帶上許

多麻煩——什麼律師呀，犯罪的證據呀——

——夾七夾八的可厭極了，偏偏他耐得去管。

我真不懂他的心，他素來是一個神經過敏

的，很裝得住的……

公 他是落進戀愛裏去了！唉，一個人只要真

是愛上……

德 是的，但是爲甚麼我們從前的時代，能有

純潔的戀愛——能保得一生一世，都是互

相敬愛的朋友的關係？那種戀愛，我很了解

而且很尊重。

公 如今的青年是不能以這種理想的關係

爲滿足了，單是得了情人的心還不夠的。這

是沒有法子的事，你想把他怎樣呢？

德 你不能說他就是這樣的——但是我看

他好像是被符咒迷住了心，他完全變了一

個人……你知道的，我去訪她，他求我這樣

做，我去了，但是她不在家，我留下一張名片

回來，她問我肯見她不肯；而且今天（看鐘）

兩點鐘，就是再過幾分鐘後，她就要來，我已

經答應維多見她，但是你知道，我怎樣處纔

好呢？我現在已經心中沒有主宰；所以我照

老規矩，叫人請你來商量，望你幫助我纔好！

公 謝謝你。

德 這回和她會面，你知道的，就要決定大局

——維多一生的運命，我也不能就答應——

——但是怎樣做得到呢？

公 你從前一點都不知道她嗎？

德 我沒有見過她，但是我很怕她，好女子決

不肯和自己的丈夫分離，何況她的丈夫又

是個好人！他是維多的同學，常來訪我們，你

知道的，很漂亮的一個男子，但是不管怎樣，

他或許也有對不住她的事，女子總不應當

和丈夫離開的，她應當要忍氣纔是，我更不

懂維多爲甚麼那樣信實，也會想到和一個

離婚的女子結婚！近來他在我面前和斯比

清不知爭論過多少回了，離婚是和基督教

不兩立的，他現在偏要幹這樣的事，若是她

能迷住他到這樣地步……我更是怕她了！

但是我請你來是想聽你怎麼說，現在我自

己已說了許多，你怎樣想的？告訴我你的意

見，我應當怎樣纔好？你對維多是怎樣說呢？

公 我對他說過：我想他愛她，他一天一天漸

漸的愛她了，愛便把他緊緊的拴住不放，他

這個人做事是慢慢的做，但是很堅強，只要

進了他的心，是決不能再出來的，他除了她

之外，再不能愛第二個人了；而且他若是不
得她，決不能有幸福，無論和誰人結婚，都是
不能有幸福的。

德 哇利亞，加鎮赤哇不知是怎樣的願意和
他結婚！她是何等好的姑娘！又是何等的愛
他！

公（微笑）是你太不注意了！現在這不成問
題。我想最好是順從他的意思，我們幫助他
結婚就行了。

德 和一個離婚的婦人——候補她的丈夫
麼？我真想不到你怎樣說得這樣冷靜。做母
親的人能親眼見着這種婦人做她的獨兒

——並且是這種好兒的媳婦麼？

公 但是有甚法子想呢？我親愛的朋友！不消
說，他若是能和一個你知道的你心愛的姑
娘結婚，那是更好了；但是如今斷做不到：
：況且他又不是要娶甚麼流民的女兒，或
是甚麼誰也不知道的女兒……麗莎是一
個很好的女子。我因我的姪女奈麗知道她，
知道她是一個溫和、親切、慈愛、賢德的婦人。
德 賢德的婦人——決意離開她的丈夫。
公 這不像你應說的！你未免太無情，太苛刻
了！她的丈夫是一個自暴自棄的人，尤其是
他的妻的冤孽。他很怯懦，墮落，又好喝酒。他

把自己的和他的妻的財產都喪盡了。她有小孩子……你怎麼能怪她和這樣的人分離呢？不是她丟開她的丈夫，是她的丈夫丟開她。

德 簡直是爛泥！簡直是爛泥！我的手也要污了！

公 你的宗教是怎樣的？

德 不消說，不消說！是不計較，「不和對不住我們的人計較。」但是這不是我做得到的！

公 她怎麼能和這樣的人生生活？她就是不愛別人，她也不能不和他離開。她爲她的小孩子，也不得不和他離開。她的丈夫自己——

他清醒的時候也是一個聰明而且溫厚的人——也勸她這樣。

維多進來，親他的母親的手，向公爵行禮。

維 媽，我來對你說：愛理莎白，安德勒弗娜——分鐘後就要來了，我求你，我哀告你——不要拒絕我們結婚……

德 (岔他的話) 不消說我還是不能答應……

維 (說下去，皺着眉頭) 這時候，我求你，我哀

告你，不要對她說你不答應，不要說不……

德 我想我們不會說到這個問題。至於我，我大概不願提起來說。

維 而且她更不願提起，我只希望你和她認識。

德 我最不明白的是你怎麼能願望和蒲羅達所夫太太結婚，她的丈夫還活着你的宗教上的信仰，不是離婚是有背基督教的宗旨嗎？

維 媽，這太殘忍了！我們真是這樣潔白，不管人生是複雜的不是，硬非一點矛盾沒有不行嗎？你怎麼這樣嚴刻的責備我呢？

德 我愛你，我希望你的幸福。

維 (向着阿伯來可夫公爵) 公爵！

公 你自然是希望他的幸福，但是我和你頭

髮都白了，要了解年輕人的心事，是不容易的。做母親的抱着自己的老主意，要望她的

兒子幸福，更是難了。婦人們都是這樣。

德 好極了，好極了，不錯！你們都反對我！你們自然是可以反對我。你是老了……但是你們想害死我！

維 你昏了。這不止是苛刻了！

公 (對維多) 你不要着急，維多，你的母親說話是常常比做事駭人。

德 我要告訴她我的感想，但是我決不冒犯她。

公 我想一定這樣。

僕人進來

公 她來了。

維 我出去罷。

僕 愛理莎白，安德勒弗娜，蒲維達所夫。

維 我要去了，請你，媽！（出去）

阿伯來可夫也站起來

德 請她進來（對阿伯來可夫公爵）不，你請

坐在這裏！

公 我想你們兩個人對面談好說話些。

德 不，我恐怕……（不安靜）若是我想和她

對談，我向你點頭。這是要看……我一個人

和她坐是很難處，但是我也很願意若是……

……（做態）

公 我可以懂得，我覺得你一定喜歡她，只要

是公平。

德 怎麼你們都反對我！

麗莎進來穿着做客的衣服，戴着帽子。

德 （起身）前回我去拜訪，沒有會着，很可惜。

承你來看我，可見你的好意。

麗 我做夢都沒有想到你肯去找我，承你見

訪，我真十分感謝。

德 （指着阿伯來可夫公爵說）你認識他麼？

公 是的，知道的，我們曾經會過。（他們握手，

坐下）我的姪女奈麗常常對我談起你。

麗 是的，她和我是很好的朋友。（羞怯怯地

偷眼看安娜，德米特利夫娜）我決沒有想

到你會想見我。

德 我很知道你的丈夫，他和維多很好，他還

沒有去坦波甫以前，常到我們的家裏來。我

想你們是在那裏結婚的罷？

麗 是的，我們是在那裏結婚的。

德 但是他回莫斯科以後，就沒有來訪我們

了。

麗 是的，他是各處都不大去。

德 他也沒有紹介你和我會面。

（沉默了一會）

公 我最後一回見你，是在德尼所夫家的戲

台上，他們都做得很好，你正演……

麗 是……是……自然……我演過戲。（又

沉默）安娜，德米特利夫娜，若是我說的話

令你不快，請你恕我，但是我不能而且我不

知道裝假？我來是為維多，米海晏威奇說……

……因為他——我的意思是說，因為你想見

我……但是最好還是說出來（咽住，說不

出聲）……我是很難受……但是你很慈

愛的。

公 我還是去了的好。

德 是，你去罷。

阿伯來可夫向她們二人行禮退去

德 你聽我說，麗莎……我可憐你，我喜歡你。

但是我愛維多。在這全世界中我愛的只有他一個人。我知道他的靈魂和知道我自己的一樣。他的靈魂是驕貴的，他很驕貴好像七歲的小孩子……不是說他的聲名，他的財產驕貴，可驕貴的，是他的人格，他的天真，這是他常常保住的，他是和女兒家一樣的人，很潔白，很清淨。

麗 我知道。

德 他從前沒有愛過女子，你是第一個人。我不是說我不嫉妬，我是很嫉妬，但是我們做

娘的——你的小孩雖是還小，你也很快了

——我們早已知道有這一天，我們早預備着把我們的兒子交給他的妻，我們也不起一點醋意——但是要交給一個和他一樣潔白的妻……

麗 我曾……我……

德 請你恕我！我知道那不是你的罪，但是你很不幸。我知道他，他現在預備忍受——而且願意忍受一切，他一點不說，只是一個人自苦。他的自尊心受了傷，是很痛苦的，他決不能得幸福。

麗 我也曾經想過這事。

德 麗莎，我親愛的，你是一個聰明賢德的女子。若是你愛他，你應當希望他的幸福比希望你自己的幸福還加倍切。果然是這樣，你必不願意把他拴住，使他悔恨——他雖是不說一句半句。

麗 我知道他不說！我也曾經想過，而且我自己問過自己。但是他對我說，他沒有我，他不能生活，教我怎樣辦呢？我會對他說：「我們還是做朋友罷，不要誤了你的一生；不要把

你潔白的生涯和我不幸的生涯結在一塊兒！」但是他總不肯。

德 不，不是現在……

麗 請你勸他棄了我，我承認的。我愛他是爲他的幸福，不是爲我自己的幸福。只求你幫助我！求你不要恨我！我們親親熱熱的團結起來，替他謀幸福罷！

德 是的，是的！我喜歡你了（和他接吻，麗莎哭）但是，但是這真不幸！唉，若是你未結婚以前，他就愛你……

麗 他說那時候他已是愛我的，但是他願意妨害朋友的幸福。

德 唉，怎麼萬事這樣困苦！但是我們還可以相愛的，上帝一定幫助我們找得我們所要的東西

維多 (走進來) 媽，我親愛的！我都聽見了！

只盼望這一點：你喜歡她了，萬事都好了！

德 但是甚麼事都沒有定，我只能說一句，若

是沒有這些不幸的事情，我一定很快樂的

(和她接吻)

維 只是，求你不要變！

(幕下)

第二場

一間裝飾很樸素的屋子；有牀，桌子，軟椅。

低亞獨坐着。門外有剝啄的聲音。婦人說話的聲氣。

費 低亞，你關在裏面幹嗎？特阿多，哇西利

威奇，打開……

費 (起身開門) 好！謝謝你來。正悶得慌，真是

悶極了。

馬 你爲甚麼不到我們那兒去？又在喝酒嗎？

咦，咦！你不是和我立了約的嗎？

費 你知道麼？我沒有錢！

馬 我真不知道我爲甚麼要關心你！

費 馬霞！

馬 哎，「馬霞，馬霞」又怎樣呢？若是你真的愛

我，你早離婚了。他們自己也會要求你。你說你不愛她，但是你還是黏着她！我看你是不

願意……

|費 但是你知道我爲甚麼不願意！

|馬 那些都是不相干的，人家說得不錯，你是一個無用的人。

|費 我還能和你說甚麼？你只會說話傷我，你又不聽我說，便甚麼都知道了！

|馬 沒有甚麼傷你的地方！

|費 你知道，我現在的生活只有一點快樂，就是你的愛情。

|馬 我的愛情——是的，但是你的愛情是沒有的。

|費 好罷，我也不要你信，而且，有什麼好處呢？
你是很明白！

|馬 費低亞，爲甚麼刺我的心？

|費 誰刺誰的心，我們兩個裏頭？

|馬 (哭)你真是無情！

|費 (走到她的面前抱住她)馬霞！你做甚麼？
快不要這樣！人是要生活的，不是哭的，這不

是你做的事，我的愛！

|馬 你愛我不愛？

|費 我還能愛誰呢？

|馬 只愛我一個人？那麼，把你做的東西念給我聽。

|費 我怕你耐不得煩。

|馬 有甚麼做的人是你，一定是很好的。

費 好，那麼，你聽。（讀）「有一天，秋天快要完

了的一天，我的朋友和我約定在模利經野
外相會，那處有繁盛的樹木，上面住着許多
小鳥。那天很陰，溫和，又很清靜。霧……

兩個年老的流民進來，是馬霞的父親和母
親，伊溫，馬加羅威奇和奈斯達西亞。伊溫諾

夫娜。

奈 （走到她的女兒面前）你還是到這裏來

了。你這可惡的愛逃的小羊（對費低亞）我
敬重你，先生！你就是這樣待我們嗎？！

伊 （對費低亞）你錯了，先生，你想你做的甚

麼事！你污了人家的女兒呵，這是不行的……

……你的行為真醜！

奈 帶上你的領巾快走……再這樣偷跑！我

拿什麼話對唱歌班說？跟着一個叫化子走

——你能從他得甚麼好處？

馬 我沒有逃！我愛這位先生，不過就是這一

點。我並沒有離開唱歌班。我還是要唱歌的，

而且……

伊 再說一句，我就要拔你的頭髮……下流

東西……有誰做這樣的事？你的父親不做，

你的母親不做，你的叔母也不做……這很

不行，先生！我們喜歡你——我們常常唱歌

給你聽，一個大也不要。我們可憐你，但是你

做的甚麼事？

奈 你白糟蹋了我們的女兒……我們親生的，我們的獨女兒，我們的眼睛珠子，我們的無價寶——你硬把她拉進污泥裏去，這就是你做的事，你真沒有良心。

費 奈斯達西亞，伊溫諾夫娜，你錯疑我了。我待你的女兒和我的姊妹一樣。我關心她的名譽。你不要瞎猜……但是我愛她！又怎麼樣呢？

伊 但是你有錢的時候，你並不會愛她！若是你那時候肯送唱歌班一萬盧布，你已可以正堂堂的娶她去了，但是你現在把財產

都喪盡，你纔想偷偷摸摸的帶了她逃走！不要臉，不要臉！

馬 他並沒有帶我逃走！我自己來找他的，若是你們帶我回去，我還是要走轉來。我愛他，現在有了終局了！我的愛情比你們的鐵鎖還強……我不願意！

奈 來，馬霞，我最親愛的！來，我的親女兒！不要愁。你做錯了，現在和我們回去罷！

伊 算了罷，你說够了！走（拉着她的手）對不住，先生（三個流民去了）

阿伯麥可夫公爵進來

公 請了，我無意中見着這種不快的事……

費 沒有請教先生……（認出是公爵）呵呀，

阿伯來可夫公爵（他們握手）

公 我無意中見了你的不快的事，若是我聽不見到好了，但是我已經聽見，我想我應當告訴你的。我本是到你這裏來的，我又不能不等着他們出去，而且他們的聲音很大，把我敲門的聲音都壓住了。

費 是的，是的，——請坐。謝謝你告訴我：我也順便可以把這事說給你聽一聽。無論你怎樣想，我都不管，我告訴你，你聽着那些罵那唱歌女子的話都是不正當的。那女子的品行，是和一隻鴿子一樣的潔白；而且我和她

的關係，也只是朋友的關係。雖是中間有一點小說的情節，但是毫沒有不純潔的地方，毫沒有傷到那女子的名譽的地方。這是我想告訴你的。但是你想對我說甚麼話呢？找我有甚麼事呢？

公 第一是我……

費 請你原諒，公爵。我現在在社會上的地位成了這樣，若是你沒有事，我雖是從前和你有一面之識，我實在沒有受你訪問的資格。你的事是甚麼呢？

公 我也不說是沒有事，你想得不錯的。但是我請你信我，你的地位雖是改變了，我對你

的態度，還有一點沒有改的。

費 我很相信。

公 我找你的事沒有別的，就是你的老朋友

安娜，德米特利夫娜，加勒林娜的兒子和她

自己託我來問你，你的關係……簡直說罷，

……你和你的夫人的關係是怎樣的？

費 我和我的妻，不如說我和我從前的妻

是已經沒有一點關係了。

公 我明白了，這就是我答應辦這難事的緣

故。

費 完了，我還要補說一句，這不是她的錯，是

我自己的錯——因為我自己做了許多罪

過的事。她是她常時都是，沒有一點壞處。

公 是的，維多，加勒林，其實呢，是他的母親託

我來問你的意思怎樣？

費 我的意思？我沒有什麼。我放她完全自由！

而且我決不阻礙她的幸福。我知道她愛維

多，加勒林好，就讓她去愛罷！我看他是一個

陰鬱的，但是很好而且很可敬重的人，我想

她嫁他一定可以得幸福——我只願上帝

保佑他們兩個就是了。

公 是，但是我們……

費（遮住他的話）你不要以為我有什麼醋

意。我雖是說維多很陰鬱，但是我還說他是

很高尚，很可敬重，很有道德的人。他和我的爲人差不多是正相反。而且他自小就愛她。恐怕她和我結婚的時候，也是早已愛他的——或是有時愛他的！最好的愛情是自己都不知道的愛情。我信她是時時刻刻都愛他的，不過她是一個正直的女子，所以她自己也不信自己有這樣的事。但是一種黑雲常常橫在我們的家庭生活上——唉，我爲甚麼對你說呢？

公 請你對我說了罷！望你信我，我來是專爲要知道個詳細的真相……我了解你的。我明白是一定有種黑雲，如你所說的……

費 是的，恐怕也是因爲這個緣故，我和她相處，不能得着滿足，我所以纔常常尋別的東西消遣，一天一天沉溺下去。這樣說起來，好像我是替自己辨解。我不想而且我也不能辨解自己的。我從前是——真是從前——一個很壞的丈夫。我所以說從前是，因爲我現在不是，而且早已不是她的丈夫了。我承認她完全自由。這就是我回答你的話。

公 是，但是你知道維多的家族和他自己，他和愛理莎白，安德利夫娜的關係，從前到現在都是很純潔很淡白的。她在困苦中的時候，他曾盡力幫助她……

費 我自己又放蕩，更使他們倍加親近了。還說甚麼呢？自然是這樣的。

公 你知道他家的正教是很嚴的，我自己因為見事多了，不像他們拘執；但是我很敬重他們並且深知他們。我知道他，他的母親更不用說，不在教會和女子結婚，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費 是，我知道他的呆……他的拘謹，他的保守。但是他們想怎樣呢？離婚嗎？我會經告訴他們我是非常願意；但是要我事事歸罪自己，還要扯上許多謊是很苦……

公 我完全明白了，我很表同情，但是怎麼避

得開呢？我想這事可以那樣辦——但是你是不錯的。這是可怕，我完全明白了。

費（緊握公爵的手）謝謝你，我親愛的公爵！我平常就知道你是一個溫厚，可敬的人。請你告訴我的辦法。我要怎樣做纔好呢？譬如你處我的地位，我並不想改良。我是一個無用的人；但是我也有不能平心靜氣去做的事。叫我白口說謊話是不能的。

公 我真不了解你！你是一個有能力，很聰明的人，這樣的能分別善惡——怎麼會不能自制——把自己期望自己的事都忘記了呢？你怎樣糟蹋你自己，墮落到現在的地步？

費 (極力忍住感動的眼淚) 我過這種亂七

八糟的生活已經十年了，憐惜我的人，你要算第一個和我玩的朋友，遊蕩子弟們，女人們也有憐憫我的；但是像你這樣有道理有

道德的人……謝謝你！你問我是怎樣墮落

的？起初是喝酒，並不是因為酒有味；但是我

無論想做甚麼，我常常覺得我做的事不正

當，我總覺得是可恥。我現在和你說話，我也

覺得是可恥的。就是做了貴族的元老，銀行

的總理，我也覺得是可恥的。我只有喝酒的

時候，不覺得什麼可恥。還有音樂：不是歌劇，

也不是伯托芬，是流民的音樂……這就是

人生了！精力便流進我的血管裏來！再還有

呢，就是那些可愛的黑眼睛，那些笑臉！愈是

優美的東西到後來愈覺得可恥。

公 你做甚麼工呢？

費 我也曾經試過，但是沒有好處。我常常不

能滿足——盡說我自己的事幹嗎呢？謝謝

你。

公 那麼，我對他們怎樣說呢？

費 對他們說，他們要我怎樣便怎樣。他們想

結婚，決沒有甚麼阻礙的。

公 不錯。

費 我一定做，告訴他們我一定做！

公 但是甚麼時候？

費 等一等好罷，就說一兩個禮拜之內，可以嗎？

公 那麼，我就這樣對他們說嗎？

費 可以，再見了，公爵謝謝你！

(公爵出去)

費 (一個人呆坐了許久時，時不說話，微笑)

就是這個法子！就是這個法子！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好極了！

(幕下)

第四幕

第一場

活 屍

飯館子裏的一間密談室。一個夥計引着費

來。低亞和伊溫伯特羅威奇，亞歷山德羅夫進

夥計 請到這裏來。這裏沒有人鬧你們。我就拿紙來。

伊 蒲羅達所夫，我也想進來。

費 (莊重的樣子) 隨你的便，但是我很忙……好罷，你進來罷！

伊 你想答覆他們的要求麼？我教你說是我就不那樣辦——我常常有話就直說出來，要做就斬釘截鐵的做！

費 (對夥計) 拿瓶香檳酒來！

夥計退去

費 (取出手槍放在桌上) 等着!

伊 這是甚麼? 你想自殺嗎? 你若是想, 你能自殺的。我懂得你的意思了! 他們要你屈伏, 所以你想表示你自己是何等人! 你想拿你的手槍殺自己, 拿你的寬大殺他們。我懂得了, 我完全懂得了, 因為我是一個天才。

費 自然, 自然, 只是…… (夥計拿紙和墨水進來)

費 (用布把手槍遮住) 打開——我們喝一杯罷 (他們喝酒, 費低亞寫字) 等一會!

伊 這回你是要……遠行了! 我是不管這些

事的。我也不阻擋你。在天才的眼裏看起來, 生和死都是一樣。我活着是死, 我死了是活。你想自殺是爲要他們兩個可憐你; 我想自殺是爲要使全世界人知道他們的損失。我一點不躊躇也一點不想。我拿着這個 (用手取手槍)——就是現在! 一切都完了。但是還早哩 (放下手槍) 我甚麼都不想寫; 他們自然會懂得的……呵, 你……

費 (不住手的寫) 等一會。

伊 可憐的人們呵! 他們鬧, 他們奔忙, 然而甚麼都不懂得……我不是對你說, 你不過是自己發表自己的思想。但是人類究竟需要

馬 我到你的地方去找你，又到波波夫家，又

到阿弗勒磨夫家，我想到你一定在這裏的。

(看見手槍)這真是好傢伙！你真是傻子！天

生的傻子！你真想幹這樣的事嗎？

費 不，我不能。

馬 我值不得甚麼嗎？你這無情的！你一點也

不可憐我嗎？呵，特阿多，哇西利威奇，這是罪

過，真罪過。你報答我的愛情……

費 我想放他們自由。我定了約，我不能說謊。

馬 我呢？

費 你？我死了你也自由了。我活着惱你更好

些嗎？

馬 好像更好些。我沒有你是不能活的。

費 你和我一塊，有甚麼生的快樂？我死了，你

哭一會，又可以尋你的生趣去了。

馬 我一點也不哭的！滿口胡說，只要你不

憐我，你死你的罷！(哭)

費 馬霞，我最親愛的！我想這樣最好。

馬 你自己到是最好！

費 (微笑)我想自殺，爲的是甚麼？

馬 不用說，爲你自己最好！但是你要甚麼呢？

告訴我。

費 我要甚麼？我要的東西很多呢。

馬 好，甚麼甚麼？

費 第一，是不失信。這是第一件事，只要有這

一事便够了。爲要離婚不得不說謊話，不能

不做許多骯髒的事……我不能！

費 假定這是很可厭的事——我自己……

馬 第二，他們非自由不可——我的妻和他，

究竟他們是好人；他們爲甚麼應當受苦呢？

這是第二件事。

馬 嘿，她把你丟了，也不見得是甚麼好人。

費 她並不會丟我，是我丟她。

馬 好的，好的，甚麼都是你。她是一個天使還

有什麼說的！

費 還有——你是一個好姑娘，可愛的姑娘

——我愛你，我若是活着，一定要誤你的青春。

馬 這不關你的事。誤我一生的甚麼，我自己知道的。

費（歎氣）但是第一，第一……我活着有什麼用呢？難道我自己不知道我是一個無用的人嗎？我累我自己又累別人——就是你的父親說的，我是毫無價值。

馬 說這些做甚麼！我總要黏着你。我已經黏着你了，甚麼事都沒有了。至於說你過一種墮落的生活，喝酒，胡作亂爲——唉，你也是個有靈魂的人！你從此改了罷，莫再做了！

費 嘴說就很容易的。

馬 那嗎，你就做呀。

費 是的，我見着你的時候，我也覺得我總能做點事。

馬 你應當做的是呀，你就做罷！（看信）這是甚麼？你寫信給他們麼？你怎樣寫的？

費 我怎樣寫的……（拿信要扯）現在已經沒有用了。

馬（搶信）你說你要自殺是嗎？你沒有說那手槍——你只是說自殺？

費 是的，我是不想活着了。

馬 給我——給我，給我……你讀過「當做

的事」麼？

費 大概讀過。

馬 那是一本很可厭的小說，但是裏頭有件很好的事。有個人，他的名字——好像是拉克馬諾夫——跑了，假裝死在水裏，你會溺水嗎？

費 不會。

馬 那就好了。把你的衣服給我——你所有的一切東西，連那本袖珍日記都給我。

馬 我怎樣能呢？

費 等着，等着！我們回家去罷！回去換了你的衣服！

費 但是這不是欺詐嗎？

馬 行的！你去洗澡，留着衣服在岸上，把你的

袖珍日記和這封信放在你的衣袋子裏。

費 好，以後呢？

馬 以後這還不明白麼！我就和你逃走，去快

活過日子去。

伊溫，伯特羅威奇進來。

伊 這回手槍呢？我要拿去。

馬 拿去！拿去！我們要走了。

(幕下)

第二場

蒲羅達所夫的喫茶室

加勒林 他說得很堅決，我想他一定不失信。

麗莎 我說起來很愧慚，但是我不能不自由，

我聽着那個流民女子的事，我纔覺得自由

了。不要想我是嫉妒，決不是的，但是你知道

——這件事放我自由了，我不知道要怎樣

對你說纔好。

加 你不知道怎樣對我說爲甚麼呢？

麗 (微笑) 不要緊的，我說我的感想給你聽

罷。我最痛苦的，是我覺得我愛兩個男子，所

以我自己覺得我是一個無道德的婦人。

加 你不道德？

麗 但是自從我知道他已有了別人，因此不

要我了我纔覺得我得了自由，纔覺得我應當誠誠實實的對你說，我愛你。現在我的心事全明白了，只是我的地位很難處。這次的離婚！簡直是受罪——現在這樣坐等！

加 快了，快要定局了。他已是承認的，我又叫我的書記送離婚書去請他簽字，我叫他等着他簽了字纔回來。若是我不是深知他的爲人，我一定以爲他是故意做。

麗 他？不是的，這都是因爲他爲人又軟弱，又正直，纔成這樣。他不願意說謊話，只是你錯了，你不應當送錢給他。

加 我不得不這樣。沒有錢恐怕要拖長下去。

麗 不，送錢總是不好。

加 不管怎樣，他也不見得是分文不苟且的。

麗 我們成了自私自利的人了！

加 是的，我自己也承認。這都是你自己的不是。等了這樣久，差不多絕了望，我現在纔快樂了！幸福常常教人自私自利。這都是你的罪過！

麗 你以爲只有你一個人是這樣的嗎？我也

是——充滿了幸福，全身都浸在上帝的恩惠裏！我所要求的東西都有了——米霞是

已經完全恢復，你的母親喜歡我，而且你——

別的事都不說，第一是我，我愛！

加 真的不後悔嗎？不想回頭嗎？

麗 自從那天以後，我的心完全變了。

加 你保得住不又再變嗎？

麗 決不的！我只希望你和我一樣完全決定。

奶媽抱着小孩進來，麗莎接過來坐在膝上。

加 我們真不是好人！

麗 （親小孩的嘴）爲甚麼呢？

加 你結婚的時候，我從外國回來聽着說，我

覺得我從此不能得你了。我十分難受，後來

見你還沒有忘記我，纔少少放了心。只是那

一點，我已經滿足了。以後我們常常來往，我

覺得你待我很親熱，我們的友情中間又發

出了一點微光，不只是朋友的關係，我那時

候差不多已是很幸福了。但是我恐怕對不

起費低亞，我心裏常常好像受罪似的。雖是

這樣，我常常謹守着我的良心，決不容我自

己和我的朋友的夫人有一點不純潔的，非

朋友的關係。後來費低亞氣苦你的時候，我

覺得我能替你出力，我的友情纔驚醒了你

——我那時候是完全幸福了，我的心裏就

起了一點微微的希望。更到後來，他愈鬧愈

不能忍，你決定離開他，我纔初次老老實實

的對你說，你也沒有說一個「不」字，只是含

着眼淚走開去——我更是沒有一點不幸

福了；若是那時候有人問我還希望甚麼，我一定答應說「不希望什麼」但是最後，我們有結合的機緣來了，我的母親漸漸喜歡你，這機緣更有實現的希望，你又告訴我，你愛我，從前就愛我，並且像你此刻纔說的，他已不在你的心上，你只愛我一個人——我還有甚麼不滿足的地方呢？再沒有了！唉，過去把我苦够了！我希望過去不存在，我希望沒有一點回想。

麗 (怪他的神氣) 維多！

加 麗莎，請你原諒我！我所以說這些話，是因為不想把我對於你的感想隱瞞一點，我故

意對你說出來，你纔知道我是怎樣的壞，怎樣的自己非和我自己苦鬪不可……現在不做已經做了！我愛他。

麗 好像應該是這樣的，我已盡了我的全力，但是依你的希望做的不是我：我的心裏不知怎樣的，一切事都忘記，偏偏不能忘記你。

加 一切事？

麗 一切事，一切事——若不是一切事，我也不這樣說了。

僕人進來

僕 阜訥真斯幾先生

加 他拿費低亞的回信來了。

麗 (對加勒林) 請他到這裏來罷。

加 (起身, 走到門口) 好了, 回信來了!

麗 (把小孩交給奶媽, 奶媽退去) 現在萬事

都可以定局了嗎? 維多! (和加勒林接吻)

阜 眞斯幾進來。

加 怎樣?

阜 他走了。

加 走了! 沒有簽字嗎?

阜 那願書沒有簽字, 但是他有一封信留下

給你和愛理莎白, 安德利夫娜 (從衣袋裏

取信交給加勒林) 我到他的旅館去, 聽說

他在菜館裏, 我又追到菜館去, 蒲羅達所夫

告訴我說一點鐘後就回家, 教我去拿回信。

我只得回去, 後來……

加 難道這又是想拖長的意思麼? 又是推諉

的話! 太不成了, 他眞是墮落!

麗 你讀信罷 (加勒林拆信)

阜 沒有別的事了嗎?

加 沒有了, 再見! 謝謝你…… (看信大駭, 頓

住了說不出話)

阜 眞斯幾退去

麗 甚麼——寫的是甚麼?

加 這眞是可怕!

麗 (拿着信) 你讀罷!

加（讀）「麗莎和維多！我這信是寫給你們

兩人的，我不願意說謊話，昧着良心，叫你們什麼「親愛的」，我想到你們戀愛，你們快樂

的時候，我自己制不住我苦痛和怨恨的感

情（我怨恨我自己，但是苦痛還是一樣）我

知道一切，我知道我從前雖是麗莎的丈夫，

但是——因種種的事故——我妨害了你們，

我是一個侵占的敵，雖是這樣，究竟我對

於你們還是心酸意冷，我自己也禁壓不住，

解勸不來，就理論上說，我愛你們兩人，你更

愛麗莎，小麗莎！但是就實際上說，我對你們

的心是冷極了，我也知道我錯，但是我不能

改。

麗 他怎麼這樣……

加（讀下去）「但是說現在的事罷！我因為

有這矛盾的感情，所以我不你們希望的

方法，來應你們的要求，扯謊，演可厭的滑稽

戲，買收教會，諸如此類的可驚可怖的事，決

不是我能受的，我雖是壞，但是我的壞法和

別人不同，我不能參加這些可惡的行爲——

——我無論如何都不能想來想去，我得了一

個最簡單的解決方法了：爲求幸福，你們不

能不結婚，而我又妨害你們，所以我只有毀

壞我自己……」

麗 (抓住維多的手) 維多!

加 (又讀下去) 「……只有毀壞我自己。我已決心這樣做。你們見我這信的時候，我已不在這世上了。」

「又可憐你們送錢給我，作離婚的報酬。這可算是天下不快的事了，很不像你們平日的為人！但是現在已不用說了。我自己是一誤再誤，爲甚麼不容你們錯一回呢？我還你們的錢。我要旅行的路很短，費錢不多，而且安穩確實。我要求你們，沒有別的，請你們不要怒我，請你們好好的想我。還有一件事——

有一個做鐘錶的叫做伊弗結尼夫，你們能

幫助他麼？能替他想個謀生的法子麼？他是

一個好人，只是弱些——再見再見。費低亞」

麗 他自殺了呵……

加 (按鈴，跑出門去) 叫阜訥真斯幾先生

回來！

麗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費低亞，我親愛的費

低亞！

加 麗莎！

麗 我從前不愛他，我現在不愛他，全是自欺

欺人的話！我只愛他！我愛他！但是我把他殺了！

阜訥真斯幾進來

加 蒲羅達所夫先生這那裏他們怎樣對你說的？

阜 他們說他今早出去了，留下這封信在家裏，他一去就沒有回來。

加 我們非去探聽明白不可，麗莎，我要離開你了。

麗 請你恕我，但是我也不能扯謊去罷——就去找出……

(幕下)

第五幕

第一場

在一個下等飯館的一間骯髒屋裏，一張桌

子，許多人圍着喝茶和阜德加（俄國酒名）前面一張小桌，費低亞坐在旁邊，身上穿着破爛的衣服，比從前更不成樣子了。和他一處坐着的是伯都錫可夫，一個雅緻溫和的人，頭髮很長，樣子像一個牧師。兩人都有點醉意。

伯 我懂得，我懂得，這纔是真正的愛情！說下去罷。

費 哼，你知道，若是我們這種階級的女子表現出那樣感情，爲她心愛的人犧牲一切……但是她是一個流民的女兒，自小受的教育就是找錢，她還能有這種犧牲自己的愛

情！甚麼她都犧牲了，她自己甚麼都不要！比較起來看，不是很稀奇麼！

伯 是呀，在藝術上說，我們叫這個做「價值」。

你要想畫鮮紅的顏色，周圍要用絲色來烘染。但是這還不是要點。我懂得了，我全懂得了。

費 是的，我自信我這一生中做的好事是沒有占他的愛情的便宜。你知道這是甚麼緣故。

伯 憐憫。

費 呵，不是，不是我決沒有覺得她可憐。我只是非常崇拜她——尤其是在她唱歌的時

候！呵，她真唱得好呀——恐怕此刻她也正

在唱！我常常覺得她比我高多了。我不會踹踢她的身子，只是因為我愛她，我真心想愛她。就是現在她在我的腦筋裏，還是一個很快樂的影子哩！（喝酒）

伯 是的，我懂得，我懂得。這是理想的。

費 我告訴你一件事。我會有熱烈的情慾，我會經愛一個婦人——一個很好看的婦人，——我和狗一樣的愛她。她約我去私會，但是我究竟沒有去。我因為怕傷了她的丈夫的名譽。然而奇怪極了，我現在想起這件事來，我不但不覺得喜歡，不覺得我的行為正

大，我反常常悔恨，好像是犯了大罪似的！但是我對馬霞又恰合這事相反，我心裏常常是喜歡的，我喜歡我沒有弄污我自己的感情。我雖是保不住還要墮落下去，把我所有的一切都賣盡，滿身生着爛瘡和蝨子——但是我最寶真的感情，不止寶貴，我的光輝燦爛和太陽光線一般的感情，還是永久不離我，永久在我的心頭。

伯：我懂得，我懂得她現在這那裏呢？

費：我不知道！我寧可不知道。那些又是一種生活，我不願意拿來和我的生活混在一處。桌子後面一個婦人哭叫，掌櫃的和警察來

拉了她出去。費低亞和伯都錫可夫靜聽，坐在旁邊看着。這時滿室都清靜無聲了。

伯：你的生涯真是奇怪。

費：不，簡單極了。你知道的，我生的社會有三

種生涯由人選擇——只有三種。第一是做

文官或是做武官，賺了錢來作惡，在我們的生活裏添上許多壞事。這是最恨的，或許也可以說我沒有做官的能力，總之，官是和

我不對。第二是破壞社會的罪惡。要做這種事業，你非是英雄不可，但是我卻不是英雄。第三是借着玩，喝酒，唱歌，來消遣煩悶，忘記一切。這就是我做的事了。我的唱歌把我引

到了現在的境遇！(喝酒)

伯 家庭生活怎樣呢？若是我有妻，我一定很快活。但是我從前的妻把我的一生都敗壞了。

費 家庭生活嗎？我從前的妻本是一個理想的女子。她現在還活着，但是我怎樣對你說纔好呢？早沒有酵母了——你知道的，沒有酵母，啤酒怎麼能起泡好呀，我們的生涯都沒有這種東西。我所以要求一種東西來幫助我忘記——人的生涯若是沒有一點火花，是不能忘記的。我後來漸漸做起種種墮落的事來了。你知道的，我們愛人是因為

我們給了他們的好處，我們恨人是因為我們給了他們的損害。我損害我的妻太多了。

她從前好像愛我……

伯 爲甚麼你說「好像」？

費 因爲她沒有什麼東西爬進我的心裏像馬霞那樣。但是我的意思還不在此。她有姪的時候，和引小孩的時候，我常常跑出門去，喝醉了纔回來。不用說，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我漸漸不愛她了。哼！(狂喜起來)我明白了！我愛馬霞的理由，是因爲我於她有益無害。那一個呢，我常常使她受苦，所以我不喜歡她……這也不對，總而言之，我不愛她就

是了！我是嫉妬嗎？不錯，這是有的，但是早已過去了……

阿特米夫進來，帽上戴着徽章，滿口染過的鬍子，穿一件改過的舊衣服。

阿 祝你食量好！（對費低亞鞠躬）我看你和我們的畫家，我們的藝術家認識了。

費 （冷淡的神氣）哼，我們認識了。

阿 （對伯都錫可夫）你的像畫完了嗎？

伯 沒有，我不得安靜。

阿 （坐下）我妨害你嗎？

費 低亞和伯都錫可夫都不開口

伯 特阿多，哇西利威奇正對我閒談他的生

活。

阿 祕密嗎？若是祕密，我不妨害你們——你們談下去罷。我不希奇你們的豬！（走到第二張桌邊叫酒。他常時注意偷聽費低亞和伯都錫可夫的談話，又輕輕地不使他們覺得，移近他們身邊來。）

費 我不喜歡那個人。

伯 他氣了。

費 隨他氣罷！我耐不得和他說。那東西是在這裏，我不會有一句話出口的。現在只和你談，我很自由，很舒暢了。好呀，我說過些什麼了？

伯 你正說到你的嫉妬。究竟你是怎樣和你夫人分離的呢？

費 呵（停住，想）這是一個奇談。我的妻已和人結婚了。

伯 這是怎樣一回事？你離了婚嗎？

費 不，（微笑）我教她做了寡婦。

伯 這是甚麼意思？

費 我的意思就是說她是寡婦！我已沒有在世了。

伯 你沒有在世嗎？

費 是的，我現在是一個活屍是呀……（阿

特米夫逼近來聽）好——我可以說給你

活屍

聽；這事已有許久了；你還不知道我的真姓名哩！是這樣的。我厭了我的妻，我把所有的東西都蕩盡了，使她耐不得的時候，就出了一個保護她的人。你不要以為有甚麼不清白的壞事——沒有的，他是我的朋友，而且是一個好人——只是甚麼事都和我正相反！因為我太壞了，愈見得他是一個好——很好的人：重名譽，謹慎能自制，簡單說就是有道德。他自小就和我的妻是朋友，並且愛她。她和我結婚的時候，他已是絕望了。但是後來我鬧得可怕，又拿氣給我的妻受的時候，他就常常到我家走動起來了。我自己也

希望這樣的。他們一個戀愛一個，這中間我完全墮落了，不管我的妻的事，而且又還有一個馬霞。我自己就勸他們結婚，他們都不願意，但是我一天比一天墮落得利害，結局就……

伯 常常這樣嗎？

費 我敢保；我確實知道他們是清白的。他是一個信宗教的人，不得教會承認的結婚，他都看做罪惡，所以他們纔請我答應離婚。我當時實在是應當一切歸罪於我自己的。若是離婚，我不得不說上許多謊話……但是我不能請你信我，要我捨命比要我說謊容

易多了——所以我也就願意不要命。但是那時候有一個朋友來勸我，替我把一切安頓好了，我就寫了一封永別的遺書，第二天他們就看見我的衣服，袖珍日記，信，留在河岸上，我是不會水的。

伯 是，屍體怎樣呢？他們一定沒有找着！

費 找着了！你想！一星期後，他們找着了一個人的屍體，叫我的妻去認，她去把那爛了的屍體看了一眼，問她「是的麼？」她回答說「是的，」就走開去了。隨後便把我埋了，他們就結了婚，現在住在這市上快活過日子。而我呢——我還在這裏，活着，喝酒！昨天我過

他們的家，看見窗子邊點着燈，一個人影子晃過去。這事說起來有時候可怕，有時候不可怕。可怕的時候就是我身上一文錢都沒有的時候……

費低亞喝酒

阿（走近來）對不起，你的話我都聽見了。這是一個很好的話，不但很好——還很有用處！你不是說人沒有錢用的時候，是很可怕嗎？再沒有比這事更可怕的了。但是你處你的地位，應當常常得錢用。你不是一個活屍嗎？好呀，那麼……

費 對不起！我沒有對你說，我不敢受你的

金言。

阿 你雖不受，我偏要給你！你是一個死屍，但是又活轉來了，你自己想想罷。他們，你的妻和那位先生，是很快活——但是他們犯了重婚罪了，就算辦得輕，也少不得是流到西伯利亞的遠方去。你爲甚麼還缺錢用呢？

費 我請你莫再鬧我。

阿 你只寫一封信。若是你喜歡，我就替你寫。你只要把他們的住址告訴我，你自然會感謝我的。

費 走，我告訴你！我沒有對你說過甚麼話！

阿 哼，你說了這裏有我的證人。那夥計聽着

你說你是一個活屍。

夥計 我甚麼都不知道。

費 你這惡棍！

阿 我是惡棍嗎？哼，叫巡警來！我要和他打官

司！

費 低亞起身想走，阿特米夫挽住他。巡警進

來

(幕下)

第二場

鄉下一座平房，藤子繞遍了走廊。安娜，德米

特利夫娜，加勒林娜，麗莎（懷着孕），奶媽和

小孩子在廊前。

麗 現在他從車站回來走到半路了。

小孩 誰？

麗 爸爸。

小孩 爸爸從車站來了嗎？

麗 （用法國說）他真是愛他，好像他是這小

孩子的親老子一樣！

德 那是更好了！他還記得他的親父麼？

麗 （歎氣）我沒有對他說過。我常常自己想

「爲甚麼亂他的心呢？」有時我也想我應當

告訴他。你的意見怎樣？媽媽。

德 我想這是感情的問題，麗莎，若是你服從

你的感情，你的心自然教你怎麼說，甚麼時

候說，死真是一個和事的怪物呵！我老實說

一句，我從前也很不滿意費低亞——他是

我親眼看見長大的；但是現在我的心裏只

記得他是一個可愛的少年，是維多的朋友，

是一個犧牲自己的熱情人——雖是不合

法律，不合宗教，究竟他爲他自己所愛的人

們，把性命犧牲了。無論世間的人怎樣批評，

他的行爲總是美的……我想維多總沒有

把羊毛忘記罷；我現在已沒有用的了。（做

針線）

麗 我聽見他來了。

車輪和鈴的聲音來到門外，麗莎起身到走

廊的那頭。

麗 有人和他來，是一位太太戴着遮太陽的

帽子，是我的媽！我許久沒有見她了。（走到

門口去）

加勒林和安娜，拍弗羅夫娜進來

安 （和麗莎和安娜，德米特利夫娜接吻）維

多會着我，把我拉到這裏來。

德 他應當這樣的。

安 是呀，不錯，我常常自己想「我甚麼時候

看她去呢？」總是一天推一天，但是我現在

來了，若是你們不趕我出去，我要坐到下一

趟車開我纔走哩。

加 (和他的妻,母親,小孩一個一個接吻)你

流眼淚。

們知道我的好運氣麼!賀我——我得了兩天假期了。他們明天不要我去都行。

麗 我們也是。回想起來,他站的地位真高極了。

麗 好極了!兩天我們好久沒有遇着放假了!

安 是呀,一點不錯的。

我們大家坐車到廟裏去好麼?

麗 從前事事都好像無法可解的——但是

安 真好像這娃娃不是一個小蠻子嗎?只要

後來忽然一切都變好了。

他不承繼他父親的一切——他的父親的

德 維多,你買了羊毛來沒有?

心……

加 是的,買來了。(拿皮箱取出些小包來)這

德 但是不要他的弱點。

是羊毛,這是香水,這是信;有一封是由官廳

麗 不,一切維多的意見和我一樣,只要從小

給你的,麗莎(把信交給她)安娜,拍弗羅夫

管教得好……

娜,若是你想洗手,我引你到你的房裏去,我

安 是呀,我不知道;我只是想着他,就止不住

也要去寬衣了;差不多是喫飯的時候。麗莎,

安娜，拍弗羅夫娜的房間不是在那樓下角上的一間嗎？

麗莎臉上變了青色，手裏拿着信一面發抖

一面看。

加 做甚麼？麗莎，甚麼事？

麗 他還在……呵，上帝甚麼時候他纔饒我

呀！維多，這是甚麼意思？（哭泣）

加 （拿過信讀）這真是可怕！

德 甚麼事？怎麼你們不對我說？

加 可怕！他還在，她犯了重婚罪了！我也是罪

人！這是從檢察廳來的公文，叫麗莎到廳去的。

德 真是一個可怕的人！他爲甚麼幹這樣事呢？

加 一派謊話，謊話！

麗 呵，我真恨極他了！我不知道我要怎樣說

……（哭着走出去，加勒林也跟她去）

安 他怎麼還在呢？

德 我早知道是維多一和這污穢世界接近，

他們一定要拉他下去的！完全是欺詐，一派

謊話！

（幕下）

第六幕

第一場

檢察官的室內，檢察官坐在桌子邊，和麥爾

尼可夫談話，旁邊又有一桌子，書記正整理

文書

檢 但是我並沒有對她說那樣話，她自己編

出來的，現在又來怪我。

麥 她也沒有怪你，她只是很悲傷。

檢 好罷，我就來喫飯，但是現在我有一件有

趣的案要問。（對書記說）叫她進來。

書 兩個都一齊叫進來嗎？

檢 （抽完紙煙，又把剩的藏起來）不，只叫加

勒林娜太太——不如說——依她的前夫

——叫蒲羅達所夫太太。

麥 （出去）呵，加勒林娜！

檢 是的，這是一件情案。老實說，這件案我纔

看的，但是不是件好生意好，再會（麥爾尼

可夫退去）

麗莎進來，穿着黑衣，戴着面網，

檢 請坐（指一張椅子）我現在不能不問你

幾句話，很對不住，但是我們是出於不得已

……請你不要着急，我問你也不必都要你

回答的，只是依我的意見，爲你自己——其

實無論是爲誰——總是從實說是最好，實

際上說，常說真話總是最好的。

麗 我沒有不可告人的事。

檢 那是好極了（看着紙）——你的名姓，地位，宗教——我都寫在這裏了。你看不錯嗎？

麗 不錯。

檢 你被告的是你知道自己的丈夫還在又和第二人結婚。

麗 我那時並不知道。

檢 你又曾經引誘他，用錢買收他，教他欺詐

——裝自殺——讓你好自由。

麗 這話一點不真。

檢 那麼，我有幾件事要問你。去年七月你會

經送他一千二百盧布，有這事麼？

麗 那是他自己的錢，賣他自己的東西得來

的。那時我已和他分離了，我正等着他離婚，所以我送還他的錢。

檢 這就是了！很好。那錢不是在他走後兩天

七月十七號送給他的嗎？

麗 大概是十七號，但是我不記得了。

檢 爲甚麼正在那時候把請願教會離婚的

書收回去了呢？——律師勸你不要辦的嗎？

麗 我不知道。

檢 好，警察請你去認屍體的時候，你怎麼知道那就是你的丈夫？

麗 那時我很興奮，我沒有看那屍體。我只覺

得一定是他，所以他們問我的時候，我回答

說「我想是的。」

檢 是，你因為興奮，自然沒有看明白。我還想

問你，你為甚麼每月寄錢到你丈夫從前住的撒拉託夫市去？

麗 我的丈夫送去的錢，我不知道是為甚麼，

這不是我的祕密。但是我敢說那錢不是送給特阿多，哇西利威奇的，因為我確實信他

已經死了。

檢 很好，我只補說一句，太太，我們雖是法律

的奴僕，但是我們也還是人。請你信我，我知道你的境遇，而且很表同情！你從前是被

一個浮浪不貞的人纏住——簡單說，他害

你受盡苦痛……

麗 我從前愛他。

檢 是，雖是這樣說，你想得自由也是當然的。所以你選了這個比較簡單的方法，你卻不

知道這個方法是犯罪的——是犯重婚罪的我完全明白了，推事們也可以明白；所以

我勸你把一切事從實招出來。

麗 我沒有什麼可以招的事，我沒有說過謊

話（哭）你還要我說甚麼？

檢 我還要請你在這裏再等一會，我也不再擾你了。但是請你把這個讀一遍，簽字。這是

你的供。請你自己看你的回答有寫錯的地

方沒有，請在那椅子上坐罷。（指窗子邊的

一把靠椅，對書記說）請加勒林先生進來。

加勒林進來，態度很嚴肅，很莊重。

檢 請坐。

加 謝謝你，（還是站着）你叫我有甚麼公幹呢？

檢 我要取你的供。

加 憑甚麼資格？

檢 （微笑）我，憑檢察官的資格，不能不問你

這有被告資格的人。

加 哦！被告甚麼？

檢 和有夫之婦結婚，她的丈夫還在，但是我

還是從頭問罷，請你坐下。

加 謝謝你。

檢 你的名姓呢？

加 維多，加勒林。

檢 你的職業呢？

加 侍從和諮議員。

檢 年紀呢？

加 三十八歲。

檢 宗教呢？

加 正教；而且我從來沒有受人審問過還有

甚麼？

檢 你和蒲羅達所夫的妻結婚的時候，你知

道他還在麼？

加 我不知道，我們兩人都確信他溺死了。

檢 你們信他死了之後，你每月送錢到撒拉

託夫去給誰？

加 我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檢 很好，你爲甚麼正在蒲羅達所夫裝死之

前，七月十七那天，送一千二百盧布給他？

加 那錢是我的妻交給我……

檢 蒲羅達所夫的太太麼？

加 ……我的妻交給我，教我送給他，這錢她

認爲是他的，她以爲既和他斷絕關係，留着

這錢是不合理。

檢 我還要問你——爲甚麼你把離婚的請

願書收回去呢？

加 因爲特阿多，哇西利威奇自願去請離婚，

而且寫信來通知我。

檢 你得了他的信嗎？

加 丟掉了。

檢 真奇怪，凡是可以拿到法庭證明事實的

東西，不是掉丟，就是沒有。

加 你還有甚麼問的麼？

檢 我不問了，我只問我所當問的，但是你

總要辨明你自己纔好，我剛纔已經勸過蒲

羅達所夫太太，我現在也要勸勸你，不要把

人人看得見的東西隱藏着，只說實在的事。況且蒲羅達所夫自己處現在的地位把所有的事都說了，恐怕他到了法庭也是一樣，我勸你……

加 我勸你守着你自己的職權，不要來勸我！我們可以去嗎？（走到麗莎身邊，她起身挽住他的手）

檢 對不起，還要請你們等……（加勒林回頭看現出驚怪的樣子）呵，我不是要拘你們的意思，雖是把你們拘起來，更容易查出真相，但是我不想用這手段，我只想當着你們的面前，取蒲羅達所夫的口供，叫他和你

們對面，那麼，他說的有甚麼謊騙的地方，你更容易查出來了，請坐一會罷，叫蒲羅達所夫。

費 低亞穿着一身骯髒破爛的衣服走進來

費（叫麗莎和加勒林）麗莎！愛理莎！安德利夫！維多！我沒有罪！我很想盡我的力的，但是我若是有罪……請你們原諒我，原諒我！（對他們兩人鞠躬）

檢 請你回答我。

費 那嗎，你問！

檢 你的姓名呢？

費 嘿，你是知道的！

檢 請你回答。

費 就答你罷。特阿多，蒲羅達所夫。

檢 你的職業，年紀，宗教呢？

費 (歇了一會) 你問這些無意味的話，你不

羞嗎？你想打聽什麼你不知道的就快問罷。

不要問這些無聊話！

檢 我勸你說話注意一點，請你快回答。

費 你只要厚得臉，我告訴你罷。職業是畢業

生；年紀四十歲；宗教是正教。還有什麼！

檢 你留下衣服在河岸上走了的時候，加勒

林先生和你的妻知道你還沒有死麼？

費 他們確是不知道！我還是想自殺的，但是

後來——但是我何必說下去。總之，他們是不知道的。

檢 你對警察說的話怎麼又是一樣？

費 那個警察？他到棧房裏來看我的時候，

我喝醉了，信口談小說，我說過什麼話，我都

不記得了。這些事毫不相干。現在我沒有醉，

我可以一五一十的說！他們不知道的。他

們深信我是死了，我也很喜歡這樣。我願一

切都照舊下去，就是因為出了那個惡棍，阿

特米夫！若是有罪，罪在我一個人。

檢 我知道你是想讓人，但是法律要求的真

實。那錢是爲什麼送給你的？

費低亞不說話。

你不是經謝米諾夫的手領那送到撒拉

託夫的錢嗎？

費低亞不說話。

你爲甚麼不說話？這供狀上就要寫被告

不答這些問題了，恐怕這是於你不利，於

他們更是不利，好罷，到底是怎樣的。

費（歇了一會）哦，檢察官閣下，你怎麼這樣

不知羞恥！你探聽人家的生活做什麼？你喜

歡有權力，你喜歡使人們知道你有權力；你

不拷打人家的肉體，你專拷打人家的精神

——你專拷打比你好幾千萬倍的人！

檢 我求你……

費 你沒什麼求我的！我想什麼就說什麼，你

（對書記說）寫下來罷！你們警察的報告裏

頭，至少也可以見着一回人的肺腑話了。（

大聲說）有三個人：我，他，和她。我們的關係

很複雜的——一種靈魂的爭鬪，一種你們

不能了解的靈魂的爭鬪，換句話說，就是善

和惡的爭鬪，常常存在我們的中間。他們得

了自由，這種爭鬪就完了。他們兩個人過着

平和的日子，都是幸福，而且常常思念我。我

自己雖是墮落，但是我做了當做的事，心中

卻是很快活的；但想到我一個無用的人，能

够離開他們，不妨害世間有美德有希望的人們，我的靈魂歡樂極了。我們這樣生活下去，本來沒事，不料來了一個害人的惡棍，要我幫他作惡，我趕了他去，他就走來找着你了。這正義的外表，道德的門神！但是你，每月拿着百十元的薪水，專做醜事，穿上你的官袍，擺出冷酷無情的臭架子，威嚇，玩弄這些人——這些一根小指比你全身還有價值的人！這些人的門房，你還不配進去哩！你做得自己忘了形，只喜歡……

檢 我趕你這些東西出去！

費 我是誰也不怕的，我是一個活屍，你傷害

我不着我的境遇已是不能再壞了！要趕快來趕罷！

加 我們可以回去嗎？

檢 就可以去了，但是請你們先畫供。

費 你若不是這樣壞，我看你還可演個丑脚！

檢 趕這東西出去！把他拘住。

費 (對麗莎和加勒林) 請你們原諒我！

加 (走近幾步張開手) 糟了！

麗莎走過，費低亞向她鞠躬。

(幕下)

第二場

法庭的廊下，舞臺的背景有一玻璃格子的

門。傳差立在旁邊。右邊又有一門，犯人從這門進來。

伊溫，伯特羅威奇，亞歷山德羅夫先來到門

口想進。

傳差 你想到那裏去？不行！莫擠！

伊溫 爲甚麼我不能進去？法律不是說裁判是公開的嗎！（法庭內聽着外面拍手的聲

音）

傳差 不管這些，你不能進去，就是這一句話。

伊溫 不懂道理的東西！你不知道對你說話的是誰！

一個年輕律師穿着制服從法庭走進來。

律師 你和這案有關係麼？

伊溫 不，我是來旁聽的，這個蠢東西——這
個狗——不許我進！

律師 但是這門不是旁聽人進出的。

伊溫 我知道，但是我是應該可以的。

律師 請你等一會，——快要閉庭了。（正要
走就遇着阿伯來可夫公爵）

公 請問你這案現在怎樣？

律師 此刻正辯論，——伯特魯新正在法庭

上演說哩。

裏頭拍手

公 被告們的態度怎樣？

律師 都是堂堂正正的，加勒林和愛理莎白，

到門邊）你想進麼？

安德勒夫娜更好，他們簡直不像是受人指

公 我很想。

摘，好像他們要指摘社會似的人人的感想

律師 你不是阿伯來可夫公爵嗎？

都是這樣，伯特魯新也正這樣說哩。

公 是的。

公 還有蒲羅達所夫呢？

律師 （對傳差說）放這位先生過去，剛好還

律師 他是非常激昂，他全身都打戰；但是我

有一把空椅留着。

們想想他過的日子，他興奮也是當然的，他

傳差讓阿伯來可夫公爵過去，門開了，看見

很不能耐煩，他已經幾番幾次鬧檢事的話

法庭正辯論。

和律師的話……

伊溫 貴族們！我也是貴族，我是靈魂的貴族，

公 你想結局怎樣？

更高一級！

律師 很難說。總之，他們不至於成預謀罪，但

律師 對不起……（退去）

是究竟……（一個紳士走出來，公爵挨身

伯都錫可夫慌慌張張進來，走近伊溫，伯特

羅威奇的身邊。

伯 呵，你好，伊溫，伯特羅威奇，事怎樣了？

伊 此刻正辨論，但是這個東西不讓我進去。

傳差 不要在這裏鬧！這裏不是戲園！

拍手，門打開，律師，旁聽人——男的女的——

——走出來。

一位太太 真好極了！我受他感動，也止不住

流淚。

一個軍官 這比小說還好，我只不懂得她爲

甚麼能够愛他，可怕的東西！

又一道門打開，被告出來，麗莎在前，加勒林

跟着，他們從廊下過去，費低亞隨後一個人

出來。

太太 噓噓！他來了！你看他是怎樣的神經與

奮！

太太和軍官走過去，

費（走到伊溫，伯特羅威奇的身邊）你拿來

了麼？

伊 在這裏（把一件東西交給費低亞）

費（接過來藏在衣袋裏，正想走出去，忽然看

見伯都錫可夫）傻子！惡棍！無聊的，無聊的！

無神經的（想走過去）

又胖又紅精神勃勃的大律師伯特魯新走

進來，到費低亞的身邊。

|伯 好了，我的朋友！我們的事漸漸順了——

你只不要最後說出些話來把我的安排弄壞！

|費 我不想說話。說話有甚麼用？我不說。

|伯 不，你說是不能不說的。但是不要激昂。全

局的勝敗就在這一子了！你只把你告訴我

的告訴他們——你若是有錯處，不過是為

不會自殺，不過是不會犯那國家的法律和

教會的法律都不許的罪。

|費 我甚麼都不說！

|伯 為甚麼不說？

|費 我不想說，不說。你是告訴我，最壞得個甚

麼結果呢？

|伯 我已經告訴你了——最壞是流到西伯

利亞去。

|費 誰流去呢？

|伯 你和你的妻。

|費 最好又怎樣呢？

|伯 受教會的懲罰，不用說，第二結婚是無效

的。

|費 那麼，他們又要把我拴在她身上——不

如說，把她拴在我身上嗎？

|伯 是，這是當然的。但是你莫神經興奮，只請

你照我的話說，第一是不要說廢話。但是（

看見許多人圍在他們周圍聽）我倦了，要

去坐一坐；你也安歇一會好罷。最要緊的是

不要灰心喪氣！

費 沒有別的判決法嗎？

伯 （要去）沒有了。

雜役進來

雜 往前走！往前走！不要在這廊下轉來轉去！

費 就這樣罷！（取出手鎗照準自己胸口開

鎗，倒下去。大家都擁到他的身邊來）好了，

我想我的事完了……麗莎！

旁聽人，推事，被告，證人，一齊從各門湧出來。

當頭的是麗莎。她的背後是馬霞，加勒林，伊

溫，伯特羅威奇，和阿伯來可夫公爵。

麗 費低亞，你怎麼這樣為甚麼呢？

費 恕我沒有別法……讓你……自由……

這不是為你……是為我……我早已……

準備今天……

麗 你還要活的！

一個醫生伏在費低亞身上聽。

費 我用不着醫生……再見了……維多……

……呵，馬霞呀……這回晚了……（哭）……

真好……真好（死了）

（幕下）

勘誤表

五二	五一	四四	四三	三八	三四	三二	七	一	頁
下	上	上	下	上	上	下	上	下	行
一〇	五	四	一〇	一	二	四	一	七	字
一	一	一	八	五	一	一〇	一六	八	七

|馬|馬|費|利|有|脫|弗|弗|婁|弗|訥|誤
 |馬|字

|費|費|馬|勒|是|夫|夫|宴|溫|奈|正

七
七
〇
六
八
六
二
六
一
五
八
五
七
五
六

下
六
上
三
下
五
上
九
上
六
上
八
上
四
上
一
〇
上
一
〇
下
三
下
一
一
一
三
六
二
六
三
一
四
一
六
一
〇
九
一

利 都 說 這 真 他 絲 你 利 他 |費

勒 旅 話 在 貴 她 綠 我 勒 你 |馬

